

后现代的迷茫与救赎 · SDE UNIVERSES

第十一刀

The Eleventh Cut — The Anti-Postmodernists Missed the Floor Too

刀转向反后现代者 · 楼梯间 · 唯一能住人的一层

梅亚苏

哈曼

布拉希耶

费拉里斯

加布里埃尔

塞尔

内格尔

哈贝马斯

巴迪欧

齐泽克

后现代往下掉进地窖,反后现代往上撞进阁楼。

两拨人擦肩而过,都没在中间那层地板停下——那层叫发生,是唯一能住人的一层。

王德生 德麦国际出版社

SDE Universes · 西方哲学专栏 · 后现代的迷茫与救赎

sdeuniverses.com/western-philosophy/postmodern

——他们砸对了天花板,却又抬头找新天花板

王德生

《十刀》砍完了后现代的十个人。这一篇,把同一把刀,转过来。

因为如果只砍后现代,这把刀就是可疑的——它会显得像一个立场:站在"反后现代"那边,拿 SDE 当武器,去打倒相对主义。而"反后现代"这个阵营,恰恰是当代哲学里最热闹、最有力的一股。过去二三十年,一批极聪明的哲学家,从各个方向朝后现代发起了冲击:思辨实在论、新实在论、分析实在论、批判理论、乃至左翼的真理哲学。他们要把"实在""真理""普遍性"重新请回来。

如果 SDE 只是这股力量里的一员,那它没什么新东西——它只是又一把反后现代的刀。

所以这一篇要证明的,恰恰相反:SDE 不站在反后现代那边。

这一刀要说明:反后现代者,和后现代者,栽进的是同一个坑的两面墙。

后现代往下塌。反后现代往上跳。而它们中间那一层——地板——两拨人擦肩而过,谁都没停下。

把这把刀转向那些"看起来和我站一边"的人,比砍后现代难得多,也重要得多。因为只有砍完他们,才能证明:SDE 不是反后现代,SDE 是从后现代和反后现代都跳过的那个地方,长出来的。

这一刀,叫第十一刀。

楼梯间:一张先画出来的图

先把整个战场画成一张图,因为不画清楚,下面十个人会看成一盘散沙。

想象一栋三层楼。

顶层是阁楼,住着几千年的"绝对"——上帝、理念、物自体、绝对真理、无条件的标准。它高高在上,不容置疑,而且够不着。

底层是地窖,是"什么都没有"——没有真理,没有标准,没有实在,一切都是话语、建构、随意、拟像。

中间那一层,是地板层。它不在天上,也不是虚空;它是你此刻站着的地方,是发生的地方,是那束纠缠此刻真实反应的地方,是那根黄瓜在你嘴里被裁决的地方。

《十刀》讲的是:后现代十个人,从阁楼出发,往下走。

他们砸穿了阁楼的地板——把绝对、理念、物自体全砸了,砸得对,砸得漂亮。可他们没在中间那一层停下。 他们从"没有阁楼上那个绝对了"(对),一路滑到"所以什么都没有了"(错),径直掉进了地窖。这就是后现代的虚无:发生 → 随意 → 地窖。

而这一篇要讲的是:反后现代十个人,看见有人掉进了地窖,吓坏了,于是掉头往上爬。

他们说:不能没有实在!不能没有真理!不能没有标准!——这一声喊,是对的。掉进地窖确实活不了。

可他们爬过了头。

他们从"不能待在地窖"(对),一路往上爬,爬过了中间那一层,一头撞进了阁楼——去找一块新的绝对、新的天花板、新的够不着的东西,来当地基。梅亚苏找到了"绝对偶然性",哈曼找到了"退隐的对象",内格尔找到了"无何有之乡的观点",巴迪欧找到了"事件"……

每一个,都是一块新架起来的天花板。

于是,两拨人在同一个楼梯间擦肩而过:后现代往下冲进地窖,反后现代往上冲进阁楼。

而他们错身的那一刻,脚下踩过的那一层——地板——谁都没停。

后现代嫌它太实(它有标准,不够解放)。反后现代嫌它太软(它会变,不够绝对)。

两拨人,一个嫌它硬,一个嫌它软,一起跳过了它。

而 SDE 做的唯一一件事,就是在那一层停下来,坐下,开始生活。

因为那一层,是唯一能住人的一层。阁楼够不着,地窖没有光。只有地板层,你可以站、可以走、可以吃一根黄瓜。

现在,一个一个看那些往上爬的人。他们爬得越用力,越说明地板层被跳过得越彻底。

一个对称:为什么"往下塌"和"往上跳"是同一个错

在切人之前,还要把一件事讲透,否则"两拨人一个坑"这句话会停在比喻上。

后现代和反后现代,不只是"方向相反"那么简单。他们是在同一台机器的同一个零件上,犯了对称的错。

回想 SDE 那台机器:价值(以及真理、意义、实在),是 $S3 = F(D, E)$ ——它是差异序列(D)和纠缠土壤(E)的函数,是发生出来的。一个东西,既不是天上给定的(不先验),也不是凭空捏的(不随意),它是在条件里长出来、可追溯、会变、能分高下的。

这台机器有一个核心动作:F —— 从条件到结果的那个"长出来"。它是活的、正在跑的、既约束又生成的关系。

后现代干的是:把 F 的"生成"那一面无限放大,把"约束"那一面抹掉。

他们看见 F 会产出千变万化的结果(价值多元、意义流动、主体生成),于是喊:看,没有约束,全是自由生成,怎么都行!——他们把 F 读成了一台"什么都能生成、什么都不否决"的机器。结果:地窖。

反后现代干的是:把 F 的"约束"那一面无限放大,把"生成"那一面抹掉。

他们看见地窖里的人在漂浮,吓坏了,于是拼命去找那个"约束"、那个"顶回来的东西"、那个"不由你随意的实在"。可他们找约束找过了头——他们要一个绝对的、不变的、够不着才够格的约束(数学的绝对、退隐的黑核、无人的观点、降临的事件)。他们把 F 读成了一台"必须由一个绝对来锚定、否则就不牢靠"的机器。结果:阁楼。

看清这个对称:

- 后现代:只要生成,不要约束 → F 变成"什么都行" → 地窖
- 反后现代:只要约束,不要生成(而且要绝对的约束) → F 变成"必须锚在绝对上" → 阁楼

而 F 本身——那个既约束又生成、既否决你又长出新东西、会变却可追溯的活关系——被两拨人各砍了一半,然后各自抱着剩下的那一半,往相反的方向跑了。

后现代抱着"生成"往下跑,反后现代抱着"约束"往上跑。而完整的 F,是生成和约束在同一次发生里一起运转——它就留在中间那层地板上,被两拨人一起丢下了。

这就是为什么这两篇文章是一体的:《十刀》砍的是"只要生成"的人,《第十一刀》砍的是"只要绝对约束"的人。而两刀合起来,才凑出那个完整的 F——那台既否决你、又和你一起长出新东西的机器。

带着这个对称,看下面十个往上跳的人。你会发现,他们每一个抱着的,都是 F 的"约束"那一半;而他们每一个丢掉的,都是 F 的"生成"那一半——于是他们的实在,总是死的(顶回来的墙、够不着的核、无人的观点),从不会活(长出新东西、被追溯、被参与)。

现在,一个一个看。

第一阵营·思辨实在论:要一个"没有人的实在",却把它架到了够不着的绝对上

2007 年,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一场会议,打出"思辨实在论"这面旗。四个出身不同的哲学家,矛头对准同一个东西:自康德以来,欧洲哲学不再谈论实在本身了。

康德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里划出了"物自体"(世界本身)和"现象"(世界对我们的显现)之间的区分,而思辨实在论认为,自那以后,这个区分以各种形式,一直统治着哲学。他们要终结这个统治,把"独立于人类思维的实在"重新请回来。

这个诉求是**对的,而且勇敢**。后现代把一切都关进了"语言""文本""相关性"的牢笼——好像离开了人的经验,就没有世界可谈。思辨实在论说:不,有一个世界,在你之外,不管你怎么想它,它都在那儿。

问题出在:他们怎么把这个"外面的世界"请回来。

01 梅亚苏:攻破了相关主义的牢笼,却把钥匙扔进了数学的深渊

梅亚苏(Quentin Meillassoux,生于1967,在世)是这一派最锋利的头脑。他造了一个词,精准地命名了后现代的牢笼:相关主义。

相关主义,就是"一切存在都可还原为人对存在的经验"这个信念。意思是:你永远没法谈论"世界本身",你只能谈论"世界对你的显现";思想和存在,永远是绑在一起的,你够不到那个"没有思想参与的存在"。从康德到德里达,整个现代哲学,都被锁在这个"思想—存在"的相关性里。

第一刀·他抓住了什么?

他一刀命中了后现代最深的地基。后现代之所以能说"一切都是建构""没有独立的实在",靠的正是相关主义这个前提:既然你够不到世界本身,那"世界"当然就成了你的建构。梅亚苏说:这个前提本身是可以被攻破的。而且他给了一个漂亮的论证——"祖先性":科学告诉我们,宇宙有一段"人类出现之前"的历史(化石、星光、地球形成)。如果一切实在都依赖于人的经验,那你怎么谈论"人出现之前"的那个实在?那个实在,明明白白地独立于任何经验而存在过。相关主义在这里露了破绽。

这一刀准极了。它证明了:确实有一个不依赖于人的实在,后现代那个"一切都是相关的"牢笼,是有窟窿的。

用黄瓜对一对:梅亚苏会说——在你出生之前,黄瓜就长在地里了;在人类出现之前,类似黄瓜的植物就在光合作用了。那个黄瓜的实在,不依赖任何人去尝它。他这点对:黄瓜不是被你的舌头建构出来的。

第二刀·他跳向了哪块新天花板?

可是,攻破牢笼之后,梅亚苏要回答:那个"独立的实在",是什么样的?

他的答案惊人:绝对偶然性。唯一绝对的、必然的东西,是"一切都可以无理由地改变"。没有任何理由,物理定律明天可能就变了——他把这个叫超混沌:一种比混沌更彻底的、连"混沌的规律"都没有的、纯粹的、无理由的可变性。而且他说,只有数学,能通达这个绝对——数学描述的那个"去掉了一切感觉性质的世界",就是实在本身。

看清这一跳:他从相关主义的牢笼里逃出来,一步跳进了一个数学化的、冰冷的、非人的绝对。

那个"独立的实在",在他手里,变成了一个人永远无法在经验里触及、只能靠数学去演算的深渊。

第三刀·踏空在哪一步?

他从"实在不依赖于人"(对),跳到了"所以实在是一个去掉了一切人的、数学化的绝对偶然性"(过)。

中间那一步——发生——他跳过了。

实在不依赖于人,不等于实在就是一个非人的、够不着的绝对。在这两者之间,有一个位置梅亚苏没看:发生性的实在。它不依赖于你去尝它(所以它独立),但它也不是一个躲在数学深渊里、永远无法在经验中触及的绝对——它是可以在差异序列(D)中、在处所(E)里,被真实地显露、被真实地接触的。

用黄瓜对一对:黄瓜不依赖你的舌头而存在(对,梅亚苏这一半对了)。但黄瓜也不是一个"只能靠数学演算、永远尝不到的绝对偶然之物"。你可以真的咬它,真的尝到它,而那个"尝到"是真实的、可靠的、独立于你一厢情愿的——蔫了就是蔫了,你尝得出来。梅亚苏为了逃出"黄瓜是被建构的"这个牢笼,把黄瓜扔进了一个你永远够不着的数学深渊。而其实,黄瓜就在你手里,你咬一口就够着了。

第四刀·SDE 怎么接缆?

梅亚苏缺的,是 $S3 = F(D2, E1)$ 这台发动机——也就是《十刀》里给德里达补的那个"发生性的在场"。

梅亚苏和德里达,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,这一点极其关键:

- 德里达说:在场是不可能的(意义永远滑动,你够不到"当下完整的在场")——他掉进了地窖那一侧。
- 梅亚苏说:在场必须被超越(你要够到那个数学化的、非人的绝对)——他爬进了阁楼那一侧。

两个人,一个说"够不着所以没有",一个说"够不着所以要往上够"。而他们都跳过了中间那句:够得着。

发生性的在场:实在既不是被建构的幻觉(反德里达),也不是躲在数学深渊里的绝对(反梅亚苏),它是在纠缠土壤(E1)里、经由差异序列(D2)、被生成出来、并且能稳定自持、能被真实接触的显露。你咬下黄瓜的那一刻,一个发生性的在场就成立了——它独立于你的一厢情愿(黄瓜蔫了你尝得出),又不是一个够不着的绝对(它就在你嘴里)。

梅亚苏是当代最锋利的破牢者,他砸开了相关主义这把千年的锁,功劳巨大。他的错,是砸开锁冲出去之后,没有在门口的空地上停下,而是一路狂奔,冲进了数学的深渊,去抱住一块新的、冰冷的、够不着的绝对。他逃出了地窖,却没在地板上落脚,直接飞进了阁楼。

02 哈曼:说对了"东西永远有藏起来的一面",却把那一面锁成了打不开的黑箱

哈曼(Graham Harman,在世)是思辨实在论里影响最广的一支,他的旗号叫面向对象本体论(简称OOO)。

他的核心洞见很美:任何一个对象,都永远无法被穷尽。一张桌子,对你显现为"可以写字的平面",对猫显现为"可以跳上去的高地",对火显现为"可以烧的燃料",对白蚁显现为"食物"——但没有任何一种关系,能穷尽这张桌子。桌子永远比它显现出来的任何一面更多。哈曼说,对象有一个"退隐"的维度:它永远从一切关系中缩回去,保留着一个谁都够不到的核心。

第一刀·他抓住了什么?

他抓住了一个真东西,而且这个真东西 SDE 完全同意:显露永远带着未显露。一个东西被显露出来的,永远只是它的一部分;它总有没被这次显露带出来的那些面。这一点深刻,而且反对了两种傲慢:既反对科学的傲慢(以为能把对象彻底还原成粒子和公式),也反对后现代的傲慢(以为对象只是话语的建构、没有自己的厚度)。哈曼说:对象有它自己的深度,它不属于任何人。

用黄瓜对一对:一根黄瓜,你尝到的是"脆甜",厨师看到的是"食材",植物学家看到的是"标本",土壤看到的是"根系"——没有一种接触,能穷尽这根黄瓜。它永远比你尝到的更多。哈曼这一点对极了:黄瓜有一个不被你的舌头穷尽的深度。

第二刀·他跳向了哪块新天花板?

可是,哈曼把"对象永远有没显露的一面"(对),推成了"对象有一个永远退隐、谁都够不到的真实核心"(过)。

在他那里,"真实对象"永远躲在一切关系背后,你接触到的永远只是"感觉对象"(它的表面)。真实对象之间甚至无法直接接触,只能通过"替代因果"——像隔着一层毛玻璃,靠隐喻、靠"魅惑"间接地碰一下。

看清这一跳:那个"退隐的真实核心",就是康德的物自体,被哈曼请了回来,而且请进了每一个对象的内部。每一根黄瓜里,都藏着一个你永远够不到的黄瓜自身。

第三刀·踏空在哪一步?

他从"对象不被任何显露穷尽"(对),跳到了"所以对象有一个永远够不到的退隐核心"(把'没被穷尽'读成了'有一个绝对够不到的黑核')。

这两句话差别巨大。"没被穷尽"是说:你总能再显露出更多——它是可追溯地接近的。"有一个够不到的黑核"是说:无论你怎么显露,总有一个绝对的核心在原则上够不到——它是永远退隐的。前者是地板(可以一层层踩下去),后者是阁楼(有一块永远悬着的绝对)。

用黄瓜对一对:黄瓜不被你的一口穷尽(对)——你可以再咬一口、切开看看、煮一下、问问农民它怎么长的,每一次,你都真实地多显露了它一层。它没有一个"永远够不到的黄瓜黑核"藏在里面,它只是有无穷多可以被继续显露的层。哈曼把"永远有下一层"错读成了"有一个够不到的底层"。而其实黄瓜没有底层黑箱,它只有一层又一层可以被真实打开的显露——你打开得越多,你对它知道得越真,虽然永远打不完。打不完,不等于打不开。

第四刀·SDE 怎么接缆?

哈曼缺的,是 $S3 = F(S1, S2)$ 这台发动机——规范轴(S1:对比、切分)与模态轴(S2:粒子、波、场)的合缠。

一个对象不是"一个退隐的黑核+一层可变的表面",它是一个特征纠缠聚合体的显露。你用不同的规范(S1:怎么切分它)、在不同的模态(S2:在哪个层面接触它),就显露出它不同的面——而这些面不是遮住黑核的毛玻璃,它们就是这个对象本身,只是被不同地显露了出来。"黄瓜"这个名字,是一根指针,指向触觉、味觉、视觉、生长史……一整束纠缠;你每接触一个模态,就真实地够到了这束纠缠的一部分,不是够到"表面"、够不到"核心"——根本没有一个独立于这束纠缠的核心。

哈曼保护了对象的尊严——它有深度,不属于任何人,这个功劳很大,而且很美。他的错,是把这个深度锁成了一个打不开的黑箱、一个新的物自体。而其实,对象的深度不是一个锁着的核,是一束可以被无穷地、真实地继续打开的纠缠。深,不等于够不着;深,是可以一直往里走的意思。

03 布拉希耶:说对了"真理不迁就人的慰藉",却把"没有天上的意义"读成了"没有意义"——他掉回了后现代那个坑

布拉希耶(Ray Brassier,在世)是思辨实在论里最冷、最硬的一个。他的代表作叫《虚无的解缚》。

他站在科学实在论这一边,把"祛魅"推到了极致。他说:近代科学不断地把人从宇宙中心赶下来——地球不是中心,人不是造物的目的,意识只是大脑的过程。而这个祛魅的过程,不该被叫停、不该被"意义"安慰。他甚至指向一个终极事实:太阳终将熄灭,一切思想终将灭绝,宇宙终将回到没有任何心灵的状态。真理不迁就我们对慰藉的需要——真理就是这个冰冷的、与人无关的事实。

第一刀·他抓住了什么?

他抓住了一个硬骨头般的真东西:真理不因为你需要它温暖,就变得温暖。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,和它让你舒服,是两回事。这一刀,砍向的是所有"因为这个信念让我活得有意义,所以它是真的"的自欺——包括很多廉价的心灵鸡汤、很多"你相信就有"的伪安慰。布拉希耶的冷峻里有一种诚实的勇气:直视那个不迁就你的真实。

用黄瓜对一对:布拉希耶会说——这根黄瓜蔫了,不会因为你饿、你需要它、你希望它脆,就变脆。真相就是它蔫了。他这一点对:黄瓜的真实,不迁就你的希望。

第二刀·他跳向了哪块新天花板?

可是——注意,这是全篇最微妙的一个反转——布拉希耶跳向的,不是一块"高高在上的天花板",而是一个"冰冷的、非人的科学绝对",然后从这个绝对里,推出了虚无。

他说:既然真理是那个与人无关的、终将灭绝的冷宇宙,那么"意义"就是一个幻觉,一个人类给自己编的、终将随太阳熄灭而消失的故事。思想的任务,是直面这个虚无,而不是逃避它。

第三刀·踏空在哪一步——而这一步,是整篇文章最重要的发现:

布拉希耶从"没有天上的意义"(对),跳到了"所以没有意义"(错)。

而这一步,恰恰是后现代那一步的精确镜像!

回想《十刀》里后现代的公式:从"X是发生的"跳到"X是随意的"。

布拉希耶的公式:从"意义不是宇宙客观给定的"跳到"意义是幻觉"。

两个公式,同一个漏洞:他们都假设,意义只有两个去处——要么在天上(客观给定、宇宙担保),要么就没有(幻觉、随意)。

布拉希耶是个反后现代的科学实在论者,他以为自己站在后现代的对立面。可他在"意义"这个问题上,和后现代掉进了同一个地窖——只不过后现代是嬉皮笑脸地掉进去的("怎么都行"),布拉希耶是悲壮冷峻地掉进去的("什么都没有")。

同一个地窖,两种表情。

用黄瓜对一对:布拉希耶说,宇宙不关心你吃不吃黄瓜,太阳熄灭后没有黄瓜也没有舌头,所以"吃黄瓜的美味"是个幻觉。——可是,你此刻正咬着的这一口,是真的。它的脆、它的清、它的汁水,此刻真实地发生着。它不需要宇宙来担保,也不因为太阳终将熄灭就此刻不存在。布拉希耶盯着几十亿年后那个没有黄瓜的宇宙,说"所以现在这口黄瓜的美味是假的"——他把"意义不是宇宙给的"错读成了"意义不存在"。而意义从来不在宇宙那头,意义在你这口黄瓜里,此刻,正在发生。

第四刀·SDE 怎么接缆?

布拉希耶缺的,是 $S3 = F(D1, E2)$ 这台发动机——意义目标(D1)与信息(E2)。

意义不是宇宙客观给定的(布拉希耶这一半对了),但意义也不是幻觉。意义是 S3 价值轴的真实产出,是那束纠缠此刻携带的三股劲(真、善、美)在一次发生里真实地显露出来。它是发生的,所以它不需要宇宙来担保(不在天上);它是真实发生的,所以它不是幻觉(不在地窖)。祛魅祛掉的,是"天上的意义"——那个由上帝、由宇宙目的担保的意义。祛魅祛不掉"发生里的意义"——那个在你咬下黄瓜、拥抱爱人、完成一件作品的当下,真实地、可感地发生的意义。

布拉希耶有直面真实的勇气,这份冷峻的诚实,比很多廉价的温暖高贵得多。他的错,是把祛魅推过了头:他祛掉了天上的意义(对),却以为连脚下的意义也一起祛掉了(错)。他抬头看见天空空了,就断定大地也空了。而其实,天空空了之后,意义没有消失——它只是从天上,落回了地上,落回了每一个正在发生的当下。他低头看一眼,就会发现:脚下这块地板,一直是暖的。

三个思辨实在论者切完了。停下来看一眼,一个规律已经浮现:

他们三个,都对后现代做了正确的反击——梅亚苏攻破相关主义,哈曼捍卫对象的深度,布拉希耶直面不迁就人的真实。这些反击都对,都有力。

而他们三个,都在反击之后,往上跳过了头:

- 梅亚苏跳进了数学化的绝对深渊。
- 哈曼跳进了永远退隐的对象黑核。
- 布拉希耶跳进了……等一下,布拉希耶跳进的是地窖。

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:反后现代者里,有的往上跳进阁楼(梅亚苏、哈曼),有的用力过猛,绕了一圈又掉回地窖(布拉希耶)。

但无论往上还是掉回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:没有一个人,在中间那层地板上停下来。

为什么?下面七个人,会把这个"为什么"越切越清楚。

第二阵营·新实在论:离地板最近的人,却把实在钉成了一堵死墙

如果说思辨实在论是从大陆哲学最抽象的那一头反击后现代,那么新实在论,是从后现代阵营内部反出来的。它离地板最近——近到几乎就要站上去。

04 费拉里斯:把实在从建构里救了回来,却把它钉成了一堵只会顶人的死墙

费拉里斯(Maurizio Ferraris,生于1956,在世)的身世很特别:他是德里达的合作者、瓦蒂莫的学生,从解释学和法国后结构主义出身。他是从后现代的核心圈子里,反出来的。2012年他写了《新实在论宣言》,一炮打响。

他的宣言直接瞄准后现代和解释学,反对它们"实在是被建构、被解释出来的"这一主张;他一边承认后现代对独断实在论的批评有价值,一边坚持:后现代的洞见已经走进了死胡同,哲学该重新聚焦真理与外部世界了。他有一句著名的反讽:曾经有一段时间,连湖泊和高山,都被说成是社会建构的。

第一刀·他抓住了什么?

他抓住了一个朴素而有力的真东西:有些东西,不是你说了算的。费拉里斯给了一个关键概念:不可修正性。实在,就是那个"你改不动、它顶回来"的东西。你可以对一杯咖啡是不是好喝各执一词(那是可修正的、可解释的),但你没法让一堵墙不存在——你一头撞上去,它就顶回你。这个"顶回来"的抵抗,就是实在的标志。他还有一个漂亮的区分:自然物(湖泊、高山、身体)是独立于人的;而社会物(货币、婚姻、大学)是由人的记录、文档、签名构成的——这叫他的"文献性"理论。

这一刀,朴素但极其有力。它一句话戳破了后现代最狂妄的地方:你说一切都是建构的?那你去把喜马拉雅山"建构"没了试试。

用黄瓜对一对:费拉里斯会说——你可以对这根黄瓜好不好吃争个没完(可修正),但你没法把它"解释"成一根胡萝卜。它顶回来。你一咬,它的脆、它的清苦,不由你的解释摆布——它就是它。这个"顶回来"的抵抗,就是黄瓜的实在。他这点对,而且对得漂亮:黄瓜会否决你的一厢情愿。

第二刀·他跳向了哪块新天花板?

这里费拉里斯的问题最微妙——因为他其实没往阁楼跳,他是把地板踩死了。

他把实在,完全钉死在了"抵抗"这一个属性上:实在=那个顶回来的、不可修正的、惰性的硬东西。

于是实在成了一堵墙——一堵死的、被动的、只会"顶回来"的墙。它是实在,因为它抵抗;而除了抵抗,它什么也不做。

第三刀·踏空在哪一步?

他从"实在会抵抗你的一厢情愿"(对),停在了"实在就是那个抵抗"(不全)。

他抓住了实在的一半——抵抗那一半,却丢了另一半——生成那一半。

实在不只是"顶回来的墙",实在还是"能长出新东西的土壤"。

用黄瓜对一对:黄瓜会顶回你的一厢情愿(蔫了你说不脆,它不认)——费拉里斯这一半对了。但黄瓜不只是一堵"顶回来的死墙"。同一根黄瓜,你直接啃、你冰镇拍碎、你腌三天——它长出三种不同的美味。它不是被动地顶回你,它是在你的差异序列里,主动地生成出新的显露。费拉里斯盯着那个"顶回来"的瞬间,把黄瓜看成了一堵墙;他没看见,黄瓜同时还是一块能在你手里长出无数道菜的活土壤。实在既顶回来(所以它不是你建构的),又长出来(所以它不是一堵死墙)——费拉里斯只抓住了顶回来那一下。

第四刀·SDE 怎么接缆?

费拉里斯缺的,是 $S3 = F(D2, E1)$ 里那个"经 D 生成"的动态——他有 E1(那个抵抗的处所),却把它冻成了静止的墙,丢了 D2(让它生成新显露的差异序列)。

在 SDE 里,E(纠缠土壤)从来不是一堵惰性的墙,它是"发生土壤/沉淀世界/实体底盘"——它抵抗(你改不动它),同时它生成(在差异序列里长出新的 S)。黄瓜(E1)配上吃法(D2),生成"吃黄瓜"的真善美(S3)。费拉里斯只承认了 E1 的抵抗性,没承认它的生成性。他把活的土壤,看成了死的墙。

费拉里斯是离地板最近的一个人——他甚至用"抵抗""顶回来"这些词,几乎就要说出"那束纠缠的真实反应"了。他的功劳是把实在从后现代的建构论里硬生生救了回来,一句"你去把高山建构没了试试"胜过千言万语。他的不足,是把实在钉死成了一堵只会顶人的墙——他站在了地板上,却以为脚下是水泥,没发现那是能长庄稼的土。他救回了实在的硬,漏了实在的活。

05

加布里埃尔:拆穿了"唯一的大全世界",却让无数个意义场平权并置,差点跑回后现代

加布里埃尔(Markus Gabriel,生于1980,在世)是德国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,新实在论的另一面旗。他有一本畅销书,书名就是一个挑衅:《世界为何不存在》。

他的核心概念叫**意义场**。他说:凡存在的东西,都存在于某个"意义场"里——数字存在于数学的意义场,精灵存在于童话的意义场,这杯咖啡存在于我厨房的意义场。**每一个意义场,都是真实的**。而他那个惊人的结论是:**唯独"世界"不存在**——因为"世界"意味着"包含一切意义场的那个总场",而这样一个总场,逻辑上不可能存在(它得包含自己)。所以:一切都存在,除了那个大全。

第一刀·他抓住了什么?

他抓住了一个真东西:不存在一个"从上帝视角看到的、包含一切的唯一实在"。 反对"大全"——反对那种"有一个终极的、统一的、囊括一切的世界图景"的傲慢。而且他做得比后现代更巧妙:他不说"所以什么都不真实",他说"所以一切都真实,只是分布在无数个意义场里"。他想同时保住"实在"和"多元"。 这个野心是对的:多元不该以牺牲实在为代价。

用黄瓜对一对:加布里埃尔会说——"黄瓜"在厨房的意义场里是食物,在植物学的意义场里是物种,在你童年记忆的意义场里是外婆的凉拌菜,每一个都真实,而没有一个"关于黄瓜的终极大全"能把它们全统一起来。他这点对:黄瓜不必被压进一个唯一的终极图景里。

第二刀·他跳向了哪块新天花板?

这里加布里埃尔的问题,和别人相反——他不是往阁楼跳,他是差点又滑回地窖。

他为了同时保住"实在"和"多元",让每一个意义场都"客观存在、一律真实"。可是——不同的意义场之间,如何分高下?如何互相校准?当两个意义场冲突时(科学说地球绕太阳转,某个神话说太阳绕地球转),谁对谁错?

加布里埃尔的框架里,没有一个清楚的机制来回答这个。每个意义场都"真实存在",于是它们趋向于平权并置。

第三刀·踏空在哪一步?

他从"没有唯一的大全世界"(对),滑向了"所以每个意义场一律平权、真实"(而这,危险地接近利奥塔的'无高下')。

看清这个讽刺:加布里埃尔是从新实在论出发、想反对后现代的相对主义的,可他为了保住多元,给了每个意义场平等的"存在"户口,结果差点又跑回了利奥塔那个"小叙事之间无高下"的地窖。他从反后现代出发,绕了一圈,快撞上后现代了。

用黄瓜对一对:是的,黄瓜活在无数个意义场里(对)。但这些意义场不是平权的。在"给病人配一顿好消化的午餐"这个具体处境里,新鲜黄瓜的意义场,就是压过"腌了三年的重盐黄瓜"的意义场——这个高下是确定的、可追溯的。加布里埃尔给了每个意义场平等的存在户口,却没给它们一个在具体处境里分高下的机制。而其实,意义场之间的高下,不靠一个大全来裁决,靠回到那束纠缠、那个具体处境去发生。

第四刀·SDE 怎么接缆?

加布里埃尔缺的,是 $S3 = F(D1, E2)$ 这台发动机——意义目标(D1)与信息(E2),尤其是可追溯、可比较的发生高下。

意义场(在 SDE 里对应 E1 三界里的不同处所、E2 信息里的不同库)确实是多元的——对。但它们不是平权并置的。 每一个意义场,都可以在它的意义目标(D1:它想让什么发生)和信息条件(E2:它经不起论证、追溯、检验)里,被评判、被排序。"没有唯一大全"是对的(反对一个总天花板),但"所以一律平权"是错的(那是滑向地窖)。第三条路是:多个意义场,可追溯地分高下——不靠大全,靠发生。

加布里埃尔的野心是当代反后现代里最好的一个:同时保住实在和多元。他几乎成功了——他拆穿了"大全世界"的傲慢,又不落入"什么都不真实"的虚无。他差的最后一步,是给多元一个"可分高下"的机制。没有这一步,他的多元就是平权的多元,一只脚已经踩回了后现代的地窖。而 SDE 补的正是这一步:多元不等于平权,发生的事情可追溯,可追溯就有高下。

第三阵营·分析实在论:要一个"外部世界",却把它当成了不必追问的背景

大陆哲学在和后现代肉搏,而英美的分析哲学,一直对后现代那套修辞不耐烦。它们守着"外部世界""客观真理"这些常识,从另一个方向反击。

06

塞尔:重建了"社会实在如何被造出来",却把"外部世界"当成了不许追问的默认背景

塞尔(John Searle)是分析哲学里最直接反击后现代的一个。他和德里达有过一场著名的论战——塞尔认为德里达把简单的道理说得故弄玄虚。他写了《社会实在的建构》,做了一件极其清楚的工作。

他区分了两种事实:原始事实(那座山有多高、这块石头多重——不依赖人的看法)和制度事实(这张纸是钱、这两个人结了婚、他是大学教授——依赖人的集体认可)。钱之所以是钱,是因为我们集体地认为它是钱;但山之所以是山,不需要我们认为。他还有一个关键区分:本体论的客观/主观(东西本身是否依赖心灵)和认识论的客观/主观(我们的判断是否可靠)。后现代把这两个搅在了一起——从"我们的认识是有视角的"(认识论),滑到"所以事物本身是建构的"(本体论)。塞尔一刀把这两个分开。

第一刀·他抓住了什么?

他抓住了后现代最常见的一个偷换,并且干净利落地拆穿了它:"我们对 X 的认识是有视角的、可修正的"(对),不等于"X 本身是我们建构的"(错)。这个区分极其重要——它保住了"外部世界独立存在",又不否认"我们对它的认识有主观性"。而且他正面重建了"社会实在":货币、法律、婚姻这些东西确实是人造的,但它们一旦被集体认可,就成了真实的、有约束力的事实,不是随便什么幻觉。

用黄瓜对一对:塞尔会说——"这根黄瓜新不新鲜"是认识论问题(你我判断可能有误差),但"这根黄瓜存不存在、蔫没蔫"是本体论问题(它不依赖我们的判断)。你对它的看法可以错,它本身不会因为你的看法而改变。他这一点对,而且清楚:别把"我看错了"和"它变了"混为一谈。

第二刀·他跳向了哪块新天花板——或者说,踩死了哪块地板?

塞尔的问题,和费拉里斯有点像,但更彻底:他把"外部世界"当成了一个不需要解释、不许追问的默认背景。

塞尔有一个概念就叫背景:一切理解、一切意义,都发生在一个我们不加反思、直接默认的"背景"之上。而"外部世界存在"这件事,在他那里就是这样一个背景——它是给定的、默认的、不再往下问的地基。

第三刀·踏空在哪一步?

他从"外部世界独立存在"(对),停在了"这是一个不必追问的默认背景"(漏了那一问)。

塞尔没问一个问题:这个"背景"本身,是怎么发生的?

用黄瓜对一对:黄瓜独立于你的判断而存在(对)。但"你能把黄瓜显露为一根黄瓜"这件事本身,是怎么发生的?你的舌头、你的经验、你的语言、黄瓜的质地——这一整套"背景",不是天生给定的,它是一层层发生、沉淀出来的。塞尔把这套背景当成了不许追问的默认,而 SDE 恰恰要追问它:背景不是给定的,背景是发生的。

第四刀·SDE 怎么接缆?

塞尔缺的,是把"背景"接回 E——纠缠土壤,那个可以被追溯的、发生的沉淀层。

塞尔的"背景",在 SDE 里就是 E(沉淀的纠缠土壤)。但塞尔把它当成了一块给定的、不再追问的地基;SDE 说,E 本身是发生的、可追溯的。你今天能不假思索地把一堆红黄绿的东西认成"红绿灯、能过、别过",这套背景不是天上掉的,是无数次经验一层层沉淀进 E 的结果——它可以被追溯、被改变、被重建。塞尔守住了外部世界(对),却把通往它的那道门——背景——钉死成了不许开的墙。而那道门是可以打开的,门后面是发生。

塞尔是分析哲学反击后现代最清楚的一把刀,他那个"本体论客观 vs 认识论主观"的区分,应该刻在每一个滥用'建构'一词的人的书桌上。他的局限,是止于常识:他守住了外部世界这个常识,却把它当成了不必解释的终点。而 SDE 要往下再走一步——外部世界不是解释的终点,它自己也是发生的起点。塞尔在地板上站稳了,却以为地板下面是实心的;其实地板下面还有一层,叫发生。

07 内格尔:说对了"视角不能穷尽真相",却去追一个"没有任何人在看的观点"——他复活了罗蒂砸碎的那面镜子

内格尔(Thomas Nagel,生于1937,在世)是分析哲学里最优雅的实在论者之一。他有一本名著,书名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隐喻:《来自无何有之乡的观点》。

他的问题是:客观性是什么?他说,认识的进步,就是不断地从一个具体的、局限的视角里抽身出来,去获得一个更少偏私、更客观的看法。你从"我觉得水是温的"(主观),走向"水是25摄氏度"(更客观);再走向不依赖任何特定感官的物理描述。这个不断抽身、不断超越具体视角的方向,尽头是一个"来自无何有之乡的观点"——一个不站在任何特定位置上的、纯粹客观的看法。

第一刀·他抓住了什么?

他抓住了一个真东西:任何单一的、具体的视角,都不能穷尽真相。你站在你的位置上看,总有你看不见的;真相比你的视角更大。这一点是对的,而且它对后现代的"视角主义"("一切都只是视角,无所谓对错")是一个有力的反击——内格尔说:正因为视角是局限的,我们才要努力超越它、走向更客观,而不是躺平在"都是视角"里。追求客观,是一件严肃的、值得的事。

用黄瓜对一对:内格尔会说——你尝黄瓜的感受是一个视角(饿的时候更甜),但黄瓜的实际含糖量、脆度、新鲜度,是可以更客观地测定的。真相比你此刻的口味更大。他这点对:别把"我此刻觉得好吃"当成"它客观上就是最好的"。

第二刀·他跳向了哪块新天花板?

可是,内格尔把"超越具体视角"这个方向,推到了一个尽头:一个"没有任何人在看的观点"——从无何有之乡看出来的、纯粹的、无位置的客观。

而这块天花板,你在《十刀》里已经见过——它就是罗蒂砸碎的那面"真理之镜"。

罗蒂说:没有一面完美的镜子,能让你跳出一切视角、看见"事情本身"。内格尔说:有,而且我们应该朝它走——那就是"无何有之乡的观点"。

内格尔和罗蒂,是一对精确的镜像:罗蒂砸碎了那面镜子,掉进了地窖那一侧("只剩聊天");内格尔捡起那面镜子,爬进了阁楼那一侧("走向无位置的绝对客观")。

第三刀·踏空在哪一步?

他从"视角不能穷尽真相"(对),跳到了"所以要走向一个没有任何视角的绝对客观"(过)。

"不能穷尽"不等于"要取消视角"。真相比你的视角大,这是对的;但通往更大真相的路,不是取消一切视角、爬向一个"无人称"的上帝之眼,而是——让多个视角回到那束共同的纠缠里,互相校准。

用黄瓜对一对:你的口味是一个视角,不能穷尽黄瓜(对)。但通往"这根黄瓜到底怎么样"的路,不是找一个"没有任何舌头、没有任何人在尝"的绝对客观的黄瓜——那样的黄瓜没人吃得到,也没有意义。路是:你尝、我尝、他尝,大家把各自的感受放回这根黄瓜上,互相校准——"你觉得苦?哦你没削皮";"我觉得脆,因为我冰镇过"。裁决者不是"无何有之乡",裁决者是这根黄瓜在多个真实舌头上的、可互相追溯的反应。内格尔为了逃出"一切都是主观视角",跳向了一个没有任何人的客观;而其实,客观性不在"没有人",而在"多个真实的人,回到同一束纠缠,互相校准"。

第四刀·SDE 怎么接缆?

内格尔缺的,是 $S_3 = F(S_1, S_2)$ 这台发动机——他把"客观"理解为"取消一切规范视角(S_1)和模态位置(S_2)",而 SDE 说,客观不是取消视角,是让视角在那束纠缠上收敛。

没有"无何有之乡的观点"——那是一个空位,没有人能站上去,站上去也什么都看不见(观看总得从某处看)。有的是"那束纠缠的裁决":多个具体的显露(每个都有自己的 S_1 、 S_2),回到共同的纠缠土壤(E)上,互相校准、收敛。客观性不是"逃离一切位置",客观性是"多个位置在同一束纠缠上达成的、可追溯的收

敛"。内格尔的方向反了:他以为越远离位置越客观,其实越回到那束共同的纠缠、越让多个位置互相校准,才越客观。

内格尔对后现代视角主义的反击是对的、优雅的、必要的——他不肯躺在"都是视角"里,他要求人努力走向更大的真相,这份严肃令人尊敬。他的错,是把"更大的真相"想象成了一个"没有任何人的观点"——一面被罗蒂砸碎、又被他捡起来擦亮的镜子。而其实,更大的真相不在无人之境,它在多个真实的人共同回到那束纠缠里。内格尔往上爬向一个空位,罗蒂往下掉进一个地窖,而那束纠缠——那根被很多人一起尝过、可以互相对账的黄瓜——一直在中间那层的桌子上。

四个人切完了(费拉里斯、加布里埃尔、塞尔、内格尔)。规律越来越清楚了:

费拉里斯站在地板上,却以为脚下是水泥(实在=死墙)。

加布里埃尔站在地板上,却一只脚滑回了地窖(意义场平权)。

塞尔站在地板上,却以为脚下不许挖(背景=不追问的默认)。

内格尔干脆离开地板,爬向了一个没有人的阁楼(无何有之乡)。

四个人,四种方式,都没有真正在地板上坐下来、承认这就是唯一能住人的一层。

还剩三个人。他们是这一篇里最重、也最动人的——因为他们要的不是"实在",是"真理"和"正义"。他们不甘心一个没有普遍标准的世界。而正是这份不甘心,让他们跳得最高、也踏空得最惨。

第四阵营·规范的守卫者:要真理与正义,却把它架到了够不着的地方

前面七个人,争的是"实在"——世界在不在、真不真。这最后三个人不一样。他们争的是真理和正义——他们受不了一个"什么都行、无所谓对错、无所谓正义"的世界。这份不甘心,是崇高的。而正是这份崇高,让他们跳得最高。

08 哈贝马斯:守住了"批判需要地基",却把地基架到了一个反事实的理想程序上

哈贝马斯(Jürgen Habermas,生于1929,在世,当代最重要的在世哲学家之一)一辈子的对手,就是后现代。他有一句判词:后现代是"新保守主义"——它以激进的姿态,行取消一切规范的实。

他的反击点极其致命,《十刀》里已经用过——你砸掉了一切标准,拿什么批判?

福柯把一切都揭露成权力,可"权力是坏的"这个判断,本身要有一把尺;而那把尺,福柯亲手锯断了。哈贝马斯说:这是自相矛盾的——你不能一边批判,一边取消批判所需的地基。后现代是一种"述行矛盾":它说话的内容(没有普遍标准),被它说话的行为(它在要求你同意它是对的)所反驳。

第一刀·他抓住了什么?

他抓住了后现代最深的自我矛盾:任何批判,都预设了一个"应该"的标准;取消一切标准,就是取消批判本身。这一刀,和 SDE 完全同向——你不能既要"批判不公正",又说"没有任何标准"。批判这个动作本身,就在偷偷使用一把它嘴上否认的尺。哈贝马斯守住了"规范地基不可放弃"这个底线,守得对,守得硬。

用黄瓜对一对:哈贝马斯会说——你说"这根黄瓜坏了、不能给客人吃",这句话预设了一个"好黄瓜"的标准;如果你真的认为"好坏全是随意的",你就没资格说它"坏了"。你一开口批评它,你就是在用一把尺。他这一点**对:批评的前提是有尺。**

第二刀·他跳向了哪块新天花板?

可是,当被追问"那这把尺,从哪来",哈贝马斯的回答,是一个反事实的、程序性的先验。

他说:那把尺,来自**交往理性**——来自一个"理想言说情境"。在这个理想情境里,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发言,没有强制,只有"更好的论证"在起作用。而任何一次真诚的对话,都已经**预设**了这个理想情境(否则你为什么要讲道理?)。规范的地基,就藏在这个"每一次讲道理都已经预设了的理想程序"里。

看清这一跳:那把尺,不在任何一次真实的对话里(真实的对话总是不平等、有强制、有杂音的),它在一个"理想化的、反事实的、从未真正实现过的"程序里。

这是一块程序版的天花板。它不像上帝那样是一个实体,它是一个"永远悬在真实交往之上的理想预设"。够得着吗?够不着——真实的言说情境永远达不到那个理想。

第三刀·踏空在哪一步?

他从"批判需要地基"(对),跳到了"地基在一个理想化的、反事实的先验程序里"(往上够了一块)。

哈贝马斯离地板极近——他甚至说地基在"交往"里、在"对话"里,这几乎就要落到发生上了。可他最后一步,把地基从"真实的交往"抽象成了"理想的交往程序",把脚从地板上抬起来,搁到了一块悬空的理想上。

用黄瓜对一对:哈贝马斯说,判断这根黄瓜好不好,要靠一个"理想的品尝情境"——所有人平等地尝、没有偏见、只有最好的味觉论证在起作用。可这样的情境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。而其实,你不需要那个理想情境。你和我,现在,就这根黄瓜,各咬一口,把感受摊开对账——"你觉得苦?你没削皮;"我冰镇过所以更脆"。这个真实的、不完美的、有杂音的对账,就足够分出高下了。你不需要一个理想的品尝乌托邦来担保,你需要的只是把真实的舌头,放回真实的黄瓜上。哈贝马斯为了给批判找一个牢靠的地基,把它架到了一个理想程序上;而地基其实就在脚下——那束纠缠的真实反应,那根黄瓜的真实裁决。

第四刀·SDE 怎么接缆?

哈贝马斯缺的,是 $S3 = F(D2, E1)$ 这台发动机——他把规范架到了一个理想的交往程序(一个反事实的先验)上,而 SDE 说,规范在真实的发生里就有地面。

规范(什么算好、算对、算公正)不需要一个理想言说情境来担保。它在真实的差异序列(D2:真实的来回对话、试错、校准)作用于真实的处所(E1:具体的人、具体的处境、具体那束纠缠)时,就发生了、就有了地面。哈贝马斯对了一大半——他知道地基在"交往"里,这比所有把地基架到上帝、理念、绝对上的人都

更接近地板。他只差最后一步:把"理想的交往"改成"真实的交往"。真实的交往不完美,但它是实的——它就是那块可以站的地板。理想的交往完美,但它是空的——它是又一块够不着的天花板。

哈贝马斯是这十个人里离地板最近的,近到只差一层窗户纸。他守住了"批判不能没有地基",这个功劳,在一个人人都在解构、无人再敢言"应该"的时代,重逾千斤。他唯一的失足,是不敢让地基落在"不完美的真实交往"上,总觉得那样不够牢靠,于是把它往上托,托成了一个"理想的交往程序"。他把脚抬离了地板一寸——就一寸。而 SDE 要做的,只是把这一寸放下来:地基不在理想里,地基在你我此刻真实的、有杂音的、却结结实实的对账里。

09 巴迪欧:要把真理请回来,却让真理来自一个降临式的"事件"——他把创新神秘化了

巴迪欧(Alain Badiou,生于1937,在世)是当代左翼哲学的重镇,也是后现代最坚决的敌人之一。他受不了后现代的碎片化、相对主义、对"普遍真理"的嘲笑。他要把真理,大写的真理,请回来。

他的体系宏大而奇特。他说**数学就是本体论**——存在的科学,就是集合论。而在存在(一个个稳定的处境)之上,偶尔会爆发一种东西,他叫**事件**:一个无法从现有处境中推导出来的、不可预测的断裂。爱情的相遇、艺术的杰作、科学的革命、政治的起义——都是事件。而**真理**,就来自对事件的**忠诚**:一个人抓住那个事件,不顾一切地、一步步地把它的后果贯彻到底,一个"真理程序"就展开了。

第一刀·他抓住了什么?

他抓住了一个真东西,而且是后现代最不敢碰的那个:真的有新东西发生,真的有真理诞生,而且它是普遍的、不容相对化的。后现代把一切都化解成"话语""建构""立场",而巴迪欧拍案而起:不,当伽利略说地球在动、当巴黎公社起义、当两个人真正相爱——有某种普遍的、真实的、不可还原为"立场"的东西,诞生了。这份对"真理与新生"的忠诚,是这个犬儒时代里罕见的火。

用**黄瓜对一对**:巴迪欧会说——当一个厨师第一次把黄瓜冰镇、拍碎、佐以蒜醋,创造出一道前所未有的凉菜时,有某种"新的东西"真的发生了,它不是"一种口味而已",它是一个真正的创造。他这点对**创新是真的**,新东西是真的会发生的,不是所有味道都只是"主观偏好的并列"。

第二刀·他跳向了哪块新天花板?

可是,巴迪欧把"真理的诞生",架到了一个降临式的、神秘的"事件"上。

事件,在他那里,是无法从处境中推导出来的——它是一道纯粹的断裂,一个几乎神性的闪电,从现有的一切之外劈下来。你无法预测它、无法制造它、无法解释它是怎么来的;你只能在它发生之后,忠诚于它。

看清这一跳:真理的源头,被放到了一个"外在于一切发生过程"的断裂点上。它不从土壤里长出来,它从天上劈下来。

第三刀·踏空在哪一步?

他从"真的有新真理诞生"(对),跳到了"新真理来自一个无法从处境推导的、降临式的事件"(把创新神秘化了)。

而这一步,你在《十刀》里见过它的孪生兄弟——海德格尔。

海德格尔把"存在的发生"神秘化了(只能领会,不能分析)。巴迪欧把"真理的发生"神秘化了(只能忠诚,不能推导)。两个人,一个把"是什么"供成了神秘,一个把"新东西如何来"供成了神秘。

用黄瓜对一对:那道前所未有的凉菜,真的是一个"从天而降、无法解释的事件"吗?不是。它是有来路的:厨师尝过无数种黄瓜(E1沉淀),他在一次次试错里(D2差异序列)——冰镇试试、拍碎试试、加蒜试试——让新的味道一点点涌现出来。它是在介生态里,经由分化、重组、升维,发生出来的。它确实是新的、真的、了不起的创造——但它不神秘,它可追溯。巴迪欧盯着那道菜"横空出世"的惊艳,以为它是天上劈下来的闪电;而其实,它是厨房里一次次试错涌现出来的果实。创新是真的(巴迪欧对),但创新不是降临,创新是发生(巴迪欧错)。

第四刀·SDE 怎么接缆?

巴迪欧缺的,是 $S3 = F(D2, E1)$ 里那个"涌现"的机制——D2 的高级形态,九步法里的分化 → 重组 → 升维。

新真理、新创造,确实会发生——但它不是从处境之外降临的事件,它是在处境内部、在介生态里,经由差异序列的分化、重组、升维,涌现出来的。它不可预测(所以它像"事件",有巴迪欧看到的那种惊异),但它可追溯(所以它不神秘,它有来路)。巴迪欧对"真理与新生"的忠诚,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之一——他一个人扛住了后现代对"普遍真理"的整个嘲笑。他的错,是把真理的源头放到了一个够不着的、神性的断裂点上,而不是放到那个可以被追溯、被参与、被一步步走通的发生过程里。他把真理请回来了(伟大),却把它供上了一个新的祭坛(天花板),而不是请它下来,坐到人可以够着的桌子上。真理不在闪电里,真理在厨房里。

10

齐泽克:识破了"意识形态无处不在",却把"真实"设成一个永远够不到的创伤内核

齐泽克(Slavoj Žižek,生于1949,在世)是这个时代最耀眼、也最难缠的哲学明星。他用黑格尔和拉康的精神分析,做意识形态批判。他和巴迪欧一样,是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敌人——但他的武器,是拉康的一个概念:真实界。

在齐泽克(和拉康)那里,我们活在"符号界"里——语言、规则、意义构成的世界。而在符号界之外、之下,有一个真实界:那个永远无法被符号化、无法被言说、无法被纳入意义的东西。它是一道创伤性的裂口,一个空洞,一个"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的硬核"。每当符号秩序试图变得"完整、自治、天衣无缝"时,真实界就以症状、以创伤、以那个"哪里不对劲"的余数,冒出来,捣乱。

第一刀·他抓住了什么?

他抓住了一个极深刻的真东西:任何一个"看起来完整自治"的意义系统,都有一个它盖不住的余数、一个它排除掉才能成立的裂口。一个宣称"一切都很和谐"的意识形态,恰恰靠压抑某个东西才显得和谐;而那个被压抑的东西,总会以症状的形式回来。这一刀,砍向一切"天衣无缝的宏大叙事",极其锋利——它让你永远对"太完美的说法"保持警惕。这份警惕,SDE 完全同意:显露永远带着未显露,任何一个"完整"的表征,都盖着它没显露出来的那些。

用黄瓜对一对:齐泽克会说——一个宣称"这道黄瓜凉菜完美无瑕"的说法,恰恰盖住了某些东西(也许是它用了过量的盐来掩盖不新鲜)。那个被盖住的"不对劲",总会在某个客人的皱眉里冒出来。他这点对:警惕一切"完美"的宣称,它盖着东西。

第二刀·他跳向了哪块新天花板?

可是,齐泽克把那个"盖不住的余数",设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被符号化的创伤内核——真实界。

它永远在符号之外,永远无法被言说、被把握、被显露。你只能遭遇它的效果(症状、创伤、焦虑),永远够不到它本身。

看清这一跳:那个"真实",成了一个永远退隐、永远够不到的黑核。而这——你已经见过三次了——是拉康版的物自体。

哈曼把它放进每个对象(退隐的真实对象);梅亚苏把它放进数学(绝对偶然性);齐泽克把它放进主体的深处(无法象征化的真实界)。三个够不到的核,三块阁楼里的天花板。

第三刀·踏空在哪一步?

他从"任何完整表征都有盖不住的余数"(对),跳到了"那个余数是一个永远无法被符号化、永远够不到的创伤内核"(把'未显露'设成了'绝对不可显露')。

这和哈曼是同一步——只不过哈曼在对象里,齐泽克在主体里。"有没显露的余数"(可以被继续显露、被逐步接近),被读成了"有一个绝对够不到的黑核"(永远退隐、原则上不可显露)。前者是地板,后者是阁楼。

用黄瓜对一对:那道"完美凉菜"盖住的东西(过量的盐、不新鲜),是一个"永远无法被说出、永远够不到的创伤内核"吗?不是。你可以把它揭出来:仔细尝、送去检测、问厨师——那个被盖住的东西,是可以被一步步显露出来的。它现在没被显露,不等于它永远不可显露。齐泽克把"暂时被盖住、可以被揭开的余数",供成了"永远揭不开的深渊"。而其实,那个余数不是深渊,它是下一层可以被打开的显露。盖着,不等于打不开;打不开,只是还没去打开。

第四刀·SDE 怎么接缆?

齐泽克缺的,是 $S3 = F(D2, E1)$ ——那个"未显露的余数"可以经由差异序列被逐步显露到处所里。

任何一次显露,确实都带着未显露的余数(齐泽克对,SDE 也这么说)。但那个余数不是一个永远够不到的创伤内核,它是可以被下一轮差异序列继续显露出来的东西。"真实"不是一个卡在符号之外、永远够不着的黑洞,它是那束还没被这一次显露驯服、但可以被下一次显露继续接近的纠缠。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

是这个时代最锋利的武器之一,他那份"警惕一切完美说法"的本能,是清醒的、必要的。他的错,是把"永远有余数"这个真理(对),变成了"余数是一个永远够不到的创伤深渊"(一块新的、藏在主体最深处的物自体)。他让人永远对着一个够不到的黑洞焦虑,而 SDE 说:那不是黑洞,那是下一层门。你打不完所有的门,但你能打开下一扇。

十刀之后,再列一张总表

十个反后现代者切完了。把他们和《十刀》里的后现代者,放进同一个坐标——这张表,是这两篇文章合起来的总证明:

#	人	阵营	反后现代反对了什么(对)	跳向哪块新天花板(错)
1	梅亚苏	思辨实在论	相关主义的牢笼	数学化的绝对偶然性
2	哈曼	面向对象	对象被还原/被建构	退隐的对象黑核
3	布拉希耶	科学实在论	真理迁就慰藉	虚无(掉回地窖)
4	费拉里斯	新实在论	一切皆建构	实在=惰性的死墙
5	加布里埃尔	新实在论	唯一的大全世界	意义场平权(滑向地窖)
6	塞尔	分析	认识论/本体论混淆	不追问的默认背景
7	内格尔	分析	视角主义	无何有之乡的观点
8	哈贝马斯	批判理论	批判无地基	理想言说的程序先验
9	巴迪欧	左翼真理	真理被相对化	降临式的事件
10	齐泽克	左翼真理	完美叙事的傲慢	够不到的真实界

读这张表,读出三件事:

第一,"反对了什么"那一列,没有一个是错的。 十个人,十次正确的反击。后现代的相对主义、建构论、虚无——真的需要被反击,而这十个人,从十个方向,反击得有力、深刻、必要。谁想简单地说"后现代已经过时了、这些人早就驳倒它了",谁就该知道:这些反击者,自己也栽了。

第二,"跳向哪块新天花板"那一列,是同一个动作。 不管是数学的绝对、退隐的黑核、无人的观点、理想的程序、降临的事件、够不到的真实界——内核全是同一个:为了逃出"什么都行"的地窖,他们跳过了脚下的地板,一头扎进了阁楼,去抱一块新的、够不着的绝对。

第三,把这张表和《十刀》的表叠在一起,一个完整的图案出现了:

· 后现代十人:从阁楼往下砸,砸穿地板,掉进地窖。(发生 → 随意)

· 反后现代十人:从地窖往上爬,爬过地板,撞进阁楼。(反随意 → 新绝对)

二十个当代最聪明的头脑,在同一个楼梯间里,上上下下,擦肩而过——而没有一个人,在中间那层地板上,停下来,坐下,开始生活。

收口:楼梯间里,唯一坐下来那个人

为什么?为什么二十个绝顶聪明的人,都跳过了同一层地板?

因为那层地板,有一个让所有人都不舒服的性质:它会变,但它不软;它需要你,但它不担保你。

阁楼派受不了它"会变"。梅亚苏、哈曼、内格尔、巴迪欧、齐泽克——他们要的是一个不变的、绝对的、够不着才够格的东西。一个会变的地基,在他们看来根本不配叫地基。于是他们往上爬,去够那个不变的绝对——哪怕够不着,他们也宁可对着一块够不着的天花板,也不肯站在一块会变的地板上。

地窖派受不了它"不软"。后现代那十个人,受不了它还有标准、还能分高下、还会否决你。他们要彻底的解放,要"怎么都行"。一块会否决你的地板,在他们看来就是压迫。于是他们往下钻,钻进一个什么都不否决你、也什么都托不住你的地窖。

一个嫌它会变(阁楼派),一个嫌它太硬(地窖派)。一拨往上,一拨往下。

而地板,就那样被空在中间。

SDE 做的唯一一件事,是走进这个楼梯间,在那层被所有人跳过的地板上,停下来,坐下,说:

就这儿吧。

这儿会变——但正因为它会变,它才是活的:它随你脚下的条件起伏,给每个人长成他那一处该有的样子。

这儿不软——它每一处都是实的,那束纠缠会否决你的一厢情愿,蔫黄瓜你说不脆它不认。

这儿需要你——它不像天花板那样在你之上、不用你管;它需要你亲手去踩、去维护、去一天天重新凝结。

这儿不担保你——它不给你一个"永远不会错"的绝对靠山;它只给你一个"此刻真实、可追溯、能分高下、能一起对账"的地面。

而这四条,恰恰是阁楼派和地窖派各自受不了的四条。

阁楼派要"不变+担保",地窖派要"随意+无否决"。而地板给的是:"会变但不软,需要你但不担保你"。它两边都不讨好——所以两拨人都跳过了它。

可是,请看清一件事:

阁楼够不着。你爬一辈子,够不到那块绝对——梅亚苏的数学深渊、哈曼的对象黑核、内格尔的无人观点、齐泽克的真实界,没有一个人真的够到过,他们只是对着它,写了一辈子。

地窖没有光。你钻进去,什么都不否决你,也就什么都托不住你——你在里面漂浮、碎裂、迷茫,像《十刀》里说的那样。

只有中间那层地板,你可以真的站上去。

因为阁楼和地窖,都不能住人。阁楼够不着,住不进去;地窖没有光,活不下来。

唯一能住人的,是那层会变、不软、需要你、不担保你的地板。

而"能住人"这三个字,就是全部。

哲学吵了两千五百年,吵的是"哪个地基最牢靠"。阁楼派说绝对最牢,地窖派说没有地基才最自由。而 SDE 说:别问哪个最牢,问哪个能住人。

能住人的那一层,就是发生。

二十个当代最聪明的头脑,在同一个楼梯间里上上下下。

后现代往下,把"没有天上的绝对"(对),走成了"所以什么都没有"(掉进地窖)。

反后现代往上,把"不能什么都没有"(对),走成了"所以要一块新的天上的绝对"(撞进阁楼)。

两拨人擦肩而过,谁都没在中间停下。

因为中间那层,要你低头。

阁楼派永远仰着头——他们盯着那块够不着的绝对,脖子都仰酸了。

地窖派永远垂着头——他们盯着脚下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深渊,越看越黑。

只有低头——不是仰头够绝对,不是垂头看深渊,是平平地低头,看一眼你此刻正站着的地方——你才会发现:

这儿有地板。

它会变,但你此刻正稳稳地站在上面。

它就是那根黄瓜,在你的舌头上,此刻,真实地、可追溯地、会变却骗不了你地,发生着。

阁楼派仰头找了一辈子的"真实",地窖派垂头哀悼了一辈子的"失去的意义"——都在这一口黄瓜里。

他们只是忘了低头。

证伪:这一刀,砍得最险

前面砍了二十个人,说他们要么往下掉进地窖,要么往上撞进阁楼,只有 SDE 站在中间的地板上。

那么最后一刀,必须砍向自己:凭什么 SDE 的"地板"不是又一块天花板?

这是这一篇最危险的地方。因为一个宣称"我找到了那个别人都跳过的正确位置"的理论,恰恰最像一块新的独断论——最像那块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找到了、其实只是又架了一遍的天花板。

这个质问必须正面接住,而且答案对 SDE 不利:

如果 SDE 把"发生"这个词,说成一个不容置疑的、终极的、够不着的绝对——那么它就是第二十一块天花板,而且是最不诚实的一块,因为它读过前面二十个人怎么栽的。

SDE 唯一能自保的,是它那把尺子本身必须是发生的、可追溯的、能被否决的——包括被这篇文章的读者否决。

这篇文章判高下用的尺,是"能不能住人"。可凭什么"能住人"就是对的标准?一个够不着的绝对真理(阁楼),也许恰恰因为它够不着,才值得人仰望一辈子——凭什么"能住人"就比"值得仰望"更高?

这个问题,本文没有从更高处证明。而这恰恰是本文没有把自己变成天花板的唯一证据:它没有说"能住人"是一个绝对的、不容置疑的标准;它只是把这把尺,放在明处,交到你手里,说——

请你查。你要是发现"能住人"这把尺站不住,请告诉我它错在哪儿。

而你告诉我的那一刻——就是一次真实的发生,在那层地板上,你我一起,对着这把尺,对了一次账。

那次对账,不在阁楼,不在地窖。它就在中间那层,在那根我们一起尝过的黄瓜上。

这,就是 SDE 和那二十个人唯一的、也是全部的区别:它不请你仰望它,也不放任你坠落,它请你坐下来,一起吃一口,然后告诉它——这黄瓜,到底怎么样。

王德生

德麦国际出版社·SDE Universes

后现代的迷茫与救赎·第十一刀